

情速
人快
真

台湾言情小说
★获奖作品★

◎叶文著

炸彈情人

008



炸彈情人

叶 文 著

敦煌文藝出版社

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炸弹情人、台湾叶文著·敦煌文艺出版社，

2002.10

ISBN 7-204-03243-8

I. 叶… II. 炸… III. ①中篇小说—作品集—中国—当代

②短篇小说—作品集—中国—当代 IV1247.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2)第 62245

炸 弹 情 人

叶 文 著

敦煌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

南宁新华印刷厂印刷

开本:850×1168 毫米 1/32 印张 6 字数:128 千字

2002 年 10 月第 1 版 2002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:1—3000 册

ISBN 7-204-03243-8/I·253

定价:9.80 元

炸 弹 情 人

品悠最近专职做炸弹专家，说不恐怖，那是『唬烂』！

因为拆炸弹绝不是『恐怖』两字可以形容，尤其还要在危险中谈点小恋爱，那简直是活得不耐烦，不是浪漫，就是灾难，每每让伊奇为她捏把冷汗。

他愈爱她，愈替她提心吊胆，

只因她忘不了死去的前任男友，要向死神挑战。对他的爱，她的结婚条件是不用鞭炮用炸弹。

他听了差点四肢发软全身瘫痪……

叶
文
著

第一章

漆黑的天空，只有几颗寒星正闪耀着，城市的闹区在繁华过后，难得显出了几许的寂寥，大地陷入一片寂静。

蓦然，一声巨大的爆炸声响起，红色的火光照亮了整个天空，也惊醒了正沉睡的人们。

“失火了，失火了！”

瞬间，所有的人都冲出房子，看着正被火舌包围的巨北百货公司。一时之间消防人员、警察人员及围观的群众挤满了整个现场，消防车救护车也在现场奔驰着。

“报告警官，火势一时之间恐怕无法完全控制，但所幸只有一位守卫受伤，经送医急救后已无生命危险。一名警员向郑品悠报告着。

“好，辛苦你了。”郑品悠看着燃烧中的建筑物，心中也燃起了熊熊的怒火。可恶的歹徒，居然在公共场所放炸弹，简直太无法无天了！

经过了一夜折腾，终于在凌晨六点钟，火势被并灭

了。

郑品悠一回警局,小李便迎了上来,说道:“郑警官,局长正在会议厅召开紧急会议,他交代伤一来,请伤马上到会议室去。”

“谢谢弥,我知道了,我马—k 就过去。”郑品悠回答着,然后马上转往会议室走去。

郑品悠一到会议室,局长马上问道:“你辛苦了,现场的火势是否已经势灭了?”

“现场的火已经拎灭了,但是温度还太高,所以鉴定人员无法进入勘察。所幸此次是生在深夜,所以除了守卫以外无其他人伤亡,而守卫送医急救后已无生命危险,但是财物损失将近一亿。”郑品悠知道大家都不知道火灾的状况,所以就先把整个状况报告给大家知道。

“根据现场目击者表示,现场是因爆炸才引起火灾,但是确实的原因须专家鉴定以后才能够证实。业者表示公司在三天前曾接获恐吓信,但他们并不在意,以为恶作剧,没想到真的发生事情,所以这件事极可能是蓄意犯罪。”另一位听警官报告着目前为止所发现的事情。

好,那么我们先请专家尽快的将报告验出来,而郑警官及张警官先从百货公司所接到的恐吓信查起,看看是否有什么蛛丝马迹,我坐镇在警局,有需要协助的事,可

以随时联络。”吴局长宣布着。

“是。”每人神色匆匆的走出会议室，各自展开调查工作。

距离百货公司爆炸案已经有一个礼拜了，在这一个礼拜中，又陆陆续续地发生了好几起的公共电话亭爆炸案，警方所有的人都使得焦头烂额，四处疲于奔命的调查，但由于歹徒作案手法相当干净俐落，因此调查毫无进展，而使得警方备受压力。

郑品悠坐在车上正打算再四处查线索，车上的无线电响起：“各位同仁请注意，刚刚有人报案，在忠孝西路二十八巷口的电话亭装有炸弹，请在附近的同仁前往该处疏散群众，以免有人受伤。”

郑品悠恨恨地捶了方向盘后，车子加速往忠孝西路二十八巷口开去，一秒都不敢耽搁。歹徒似乎有意戏弄警方，刚好只能赶上它爆炸的时候；看着现场烟雾弥漫，似乎正在嘲笑着警方的办事不力。警方也曾试着追踪电话的来源，但是歹徒十分狡猾，总是很快就挂了电话，让警方束手无策。

当郑品悠飞车赶到现场时，发现路口的人并不多，但是有一个男子正走向话亭，似乎正准备打电话；郑品悠看了不禁心中大为着急，口中大喊着：“等一下，别靠近电话

亭!”脚也不停地奔去。

那位男子似乎听到了郑品悠的叫声,脚步停了下来,但是此时他离电话亭也只剩三步距离了。

郑品悠感觉炸弹似乎挟爆炸了,于是她并向那男人,抱着他滚离电话亭;在那一刹那间,电话亭果然爆炸了。

莫伊奇在爆炸声后,还弄不清楚到底发生了什么事,只是隐约记得人喊别靠近电话亭,然后他就被压在一个柔软身子下,之后听到了一声巨大的爆炸声。

当他睁开眼睛,首先映人眼帘的是一张女人的脸,而且是一张相当有个性的面容:一双丹凤眼,又黑又亮,两道翘眉微微扬起;在又直又挺的鼻子下是一张丰厚性感的嘴唇,广头削得薄薄短短的头发,此刻有些凌乱;给人的感觉是英气勃勃却不失女人味。他看得一时之间有些失神。

郑品悠感到有人打量她,于是也打量起眼前这个男人。一开始她就被他那双闪耀着生命力会笑的双眼所吸引,俊秀的眉目,及微笑时若隐若现的酒窝,实实显示出他是一个十分吸引人的男子。在两人对视间,空气中似乎闪动着火花。

“谢谢你救了我,若是你方便的话,我们可不可以站起来说话?我们这种姿势,似乎伤害到我一点点的男人

的自尊心。”莫伊奇戏谚的开口道，眼中闪着有趣的神情。

经他这么一提醒，郑品悠才发现自己依旧把他压在自己身下，于是不好意思的赶站了起来。

两人站起来了以后，影郑悠才发现对方不是普通的高、因为以自己将近一百七十公分的高度，居然还比他矮了十几公分！

“你伤受伤了，我送你去医院。”发现郑品悠的手和脚都受了伤，予是想送她到医院去。

“谢谢你，不用麻烦了，我还有事要处理。”郑品悠婉拒。

“还有什么事比去医院重要呢？”莫伊奇一切不以为然的表情。

“郑警官，你就到医院去一超好了，这理由我们来处理好了。”几位刚到现场的警员也劝道。

“现在你总可以放心了吧！走吧！魏送擦去医院。”莫伊奇拉着她硬要离开。

郑品悠推开了他的手，道：“不用了，我自己去就两以了了，你不必陪我去医院了。”

“好吧，我不陪你去医院。”莫伊奇耍赖的道：“但是你可得陪我去医院呀！照顾受伤的民众，可是人民保姆的责任之一唷！”

听他这么一说,郑品悠一时语塞,只好带他上车直奔医院。

莫伊奇坐在车中,心中快乐得不得了,他想到:“嘿!嘿!你就是我想找的梦中情人,你别想轻易的甩开我。”于是一路上,他忙着和郑品悠闲聊,想知道自己未来的情人更多资料,如此才好期定下一步的计划。

正午时分,气温十分高,连马路上的柏油路似乎都蒙上了一层热气,于是许多人纷纷躲进速食店叫些东西吃喝,顺便享受一下冷气,以便驱散一些让人受不了的高温,而小孩子们高兴的拿着饮料在游乐区中游玩。

突然有人在厕所发现了异常的物品,所有的人都起了恐慌,因为最近大家都已经“闻炸弹色变”,蓦地游乐区中乱成了一团。

“大家别慌,厕所的东西暂时还不会有危险,现在请大家排成两列,依照顺序从大门尽快疏散,若是大家一乱的话,很容易发生危险,尤其现场有这么多的小朋友,所以请大家一定要冷静。”一个清脆的声音安猛大家,通常在纷乱的时候,只要有提出可行的方法大家就会照着做,解以大家纷纷照着她所说的依序排队出去,不消一会九人就都走光了。

这时在一旁的萧亦凡对年轻女孩的冷静,心宁不禁

赞挥着。

但等大家都疏散后，那个女孩并未跟着大家从门口疏散，反面往厕所走去，亦凡心想：“这个小傻瓜，她想干什么？这么危险她还不赶快出去，反面往厕所走？”

“难道她不想活了吗？”想到这里不由得怒气冲冲的也往厕所走去。

到了厕所，亦凡一看。差点昏倒；那个女孩居然要拆那包东西，由外表看来，那明明就是定时炸弹，而女孩这时正用工具在炸弹上动手！萧亦凡一颗心已经提到了喉咙，十分为女孩担心，甚至很想把女孩抓起来打一顿屁股；她实在太鍍在妄为了！他是他不敢乱动，他怕万一惊环到女孩，她因而失手，那么炸弹就会马上爆炸了。

耳边传来歌声，萧亦凡本浑以为是自己的错觉，后来才发理是那女孩一边拆炸弹，一边哼着歌，一副个分悠闲的样子，仿佛她拆不是炸弹，而是组合玩具。她似乎是感受到有人在旁边。好居然还抬头对萧亦凡笑了一下。

那是一张十分孩子气的娃接脸，圆圆的大眼充满着生气，红红的险颊像红苹果一般，教人想咬一口；她微笑时嘴角出现了两个小小的酒涡；齐耳的头发服贴在脸颊，十分可爱，使人不由自主的想要亲近她。

过了多久，她站起身来，快乐的拍拍手，好像完成了

一项工作似的收拾好东西就走了。

等萧亦凡回过神,想要追她的时候,才发现她早已不见人影了。

这时拆弹专家赶到现场,看到已经拆卸的炸弹,不禁议论纷纷:“这真是我见过最俐落的手法了,不拖泥带水这么纯熟的技术,国内还真是找不出几个,若有机会,真想向这位专家讨教讨教。”

在围观人群中的萧亦凡听了,在心中不禁想到:“若是他们知道,他们所佩服的专家是个二十岁不到的少女,不知道他们反应会如何?不过,这个少女究竟是何许人,居然有这么大的能耐?不知还有没有机会会再看到她?”

机场集了大量的人群及记者,每个人都在引颈而望热切看着出口处,似乎正在等待着大人物的出现。由于飞机误点,所以记者们利用这个空档互相交换情报闲聊着。

“这次的新闻大战,大家想抢占独家新闻;看这般阵式,待会准是一场混战。”一名记者看着人潮无奈的说。

“可不是吗?真是设想到白氏三杰居然有这么多的迷姐迷哥;奇怪的是他们从来没有到过台湾,怎么会有这么多拥护者呢?真是令人想不透。”一名年轻记者怀疑的说。

“其实我倒觉得这一点不足为奇。”一名资深记者开口说道：“白氏三杰不论是貌可是才华上都是无懈可击的。论外貌，听说他们三个人都十分俊美；论才华，年纪轻轻的二十岁出头就都拿到维也纳皇家艺术学院的博士学位；大家都说他们是音乐奇才。三人中，一个擅长钢琴，一个擅长大提琴，一个专攻竖琴，不但如此，每个人至少都会演奏五样乐器。他们很少公开开演奏会，但是只要他们开演奏会，门票一下子就被抢购一空；许多欧洲贵族甚至搭专机，只为了听他们的演奏会，连英国女王都常常莅临，大家以能欣赏他们的演奏为荣。除了这些以外，他们所保持的神秘感，使得大家更为他们所吸引。人就是这样，越神秘的人或事，就越是吸引人。”

“他们三个人有什么神秘感？”有人发出了疑问。

“这就是说来放长了，简单的说，就是从来没有人见过他们三个人的真面目，也没有人知道他们的背景。”

“这怎么可能?! 他们既然开过演奏会，怎么会没有人看过他们的真面目呢？”大家议论纷纷都无法相信。

“这一点我可以证明。”一位看起来十分有城严的老者说道。“我曾经欣赏过他们的演奏会，当时真是冠盖云集，欧洲国家的女王、公爵、公主全都盛装到场，让人误以为回到了十六世纪的欧洲。当时我十分兴奋，本以为可

以看到他们三人,但是等到演奏会开始后,我失望极了,因为他三人在演奏时是戴着面罩的,所以除清亮的眼神之外,大部分的脸孔都被面罩遮住了。”老者用着既骄傲又遗憾的口吻说着。

“题然如此,那么又仍以知道三人的面貌十分俊秀呢?”一名记者不服的问道。

“在当时,我的确无法看出三人的面貌,但是他们所展现的优雅风姿令人深探选醉,而在事居霸教别人口中才知道,他们三个人的面貌除了他们亲人及朋友以外,曾看过他们真面目的人就只有英国女王了;但是由于他们三人的要求,英国女王并未在记者的追问之下道出他们的外貌,而只是说:他们三人是十分俊美而又吸引人,并且她也深深为他们所吸引。所以大家才会说三人长得十分俊秀。”

“那么有关他们的详细背景呢?难道没有任何资料吗?”

“别说是详细背景,连他们的性别,都未能确实!”老者此话一出,会场为之哗然。

“这未免太离谱了吧!怎么可能连性别都看不出来呢?太夸张了吧!”

“这一点也不夸张,事实就是如此,他们充满了中性

的特质。当他们穿着男装礼服时,就像是翩翩的浊世佳公子;而他们穿着女装晚礼服瞬的柔美气质,就像是倾国倾城的大美人。当他们在演奏会上忽男忽女的装扮之后,大家根本无法确定他们到底是男还是女,但也因此更加深了他们的魅力,使得男男女女都为之疯狂。不但如此,连他们头发长短及发色也时常在变换,所以他们到底是哪一国人也都无法辨别。”

“难道不能由他们说话的口音分辨出来吗?”

“不能,他们也是语言天才,可以说十种不同的语言,而且每种语言说得都十分的道地,所以无法听出。”

“为什么他们要如此故弄玄虚呢?他们是否为了要制造知名度,所以才故意引起话题?”一名记者猜测道。

“我也不知道。”

“难道没有记者试着去挖掘他们的背景吗?不可能吧!”一个记者好奇的道。

“当然有,不少记者都费尽心思想挖掘出独家新闻,可措从来没有人成功。有些不肖的同行为了哗众取宠,竟然蓄意编造一些不实的报导,但是奇怪的是,凡是刊载出不实报导的报社或杂志社,不出一个月一定会消失,可见他们背后一定有一个相当大的势力支持着。所以虽然大家渴望获得独家新闻,但再也没有人敢捏造不实的报

导了。但也因此有许多传说最普遍的一种说法，他们三人是来自欧洲的某大家族，这个家族不论在政治或是经济方面都在西方世界有着重大的影响力，为了避免为自己成全家带来不必要的困扰，所以他们不想公开身分，又由于兴趣，使他们舍不得放弃开演奏会的乐趣，所以他们才会如此的保密身分。这样当他们得负起家族责任时，不会带来任何的困扰。”老者将他所知的情报一一告知大家。

“他们真像是一团迷雾。”

“我们得好好的把握视会，说不走待会儿有视会可以访问他们，我……”

“他们出关了！”一个人忽然叫了一声。

人群起了一阵阵的骚动，打断了记者的话，每个人都拼命涌上前去，打算捡个好位置，深怕迟了一步，就会漏掉什么重要的镜头。

大家都屏息以待，想像着白氏三杰到底是什么模样。

十二位穿着黑色西服，身高都在两百公分以上的巨无霸保镖形成了一道人墙，将三位身穿白色西式礼服的男子围在中间，除了中间那位大约一百七十二公分以外，其他两位则将近一百八十公分。三人脸上都戴着遮掉大半个脸的墨镜，所以令人无法看清楚他们的脸孔。十二

位保镖所形成的人墙成功的阻挡了群众，别说是访问或拍照了，就连稍稍靠近都成问题。

所以大家只好跟睁睁的看着他们三人上了正在机场门口待命的轿车，疾魏而去。

正当大家感到沮丧的时候，一位身材矮胖的男子，伴着一位看起来气质不凡的英国人走了出来。

矮胖男子看到大家天搖地動的样子，觉得有些同情，他和英国男子低声交谈了一下以后，亲切和蔼的对在场的记者说道：“各位乐迷及各位记者先生、小姐，我是主办白氏演奏会的负责人，很高兴大家今天能够拨空来机场欢迎他们的到来，在此他们的经纪人特地要我向大家致谢，等一会儿本人会发新闻稿及照片，给各个报社及杂志社，请大家不要急。”

“我们有一个请求，不知可否安排一个记者会，因为台湾的乐迷都想进一步的了解三位白先生。”一位年轻记者提出了请求，其他人纷纷附和。

“我能了解大家的希望，但是很抱歉，白先生因为种种因素，他们的资料无法公开。不过，我想乐迷们最关心的莫过于是他们的音乐了，所以请大家静待他们的演奏会，享受一餐丰富的音乐盛宴，他们将以音乐来和大家做心灵上的交流，所以请大家谅解白先生们的苦衷。”